

季季、胡乃元、星雲大師、孫越、黃文雄、
陳若曦、蔣勳、林懷民、胡德夫、紀政、鄭崇華、
陳芳明、吳念真、朱天心、鈕承澤、顧玉玲、施振榮
一九四九之後，回看島上你我的步履足跡，
我們經歷了什麼……

台灣，請聽我說

壓抑的、裂變的、再生的六十年

吳錦勳

採訪・撰述



台灣，請聽我說

壓抑的、裂變的、再生的六十年

吳錦勳

——採訪·撰述

台灣，請聽我說：壓抑的、裂變的、再生的六十年／
吳錦勳採訪・撰述．-- 第一版．-- 台北市：天下遠見，
2009.08 面：公分．--（社會人文；287）

ISBN 978-986-216-402-0（平裝）

1. 台灣社會 2. 社會史

540.933

98014355

社會人文 287

台灣，請聽我說

壓抑的、裂變的、再生的六十年

採訪・撰述／吳錦勳

人文館總監／余宜芳

系列主編／吳佩穎

責任編輯／吳佩穎

封面・美術設計／李健邦

全書照片提供／季季、孫越、黃文雄、陳若曦、蔣勳、紀政、陳芳明、朱天心、蔡正泰、
鈕承澤、顧玉玲、佛光山寺法堂書記室、雲門文獻室、王信、台達電、
紙風車文教基金會、齊石傳播、智榮基金會、印刻出版社、遠見雜誌、
30雜誌

出版者／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創辦人／高希均、王力行

遠見・天下文化・事業群 董事長／高希均

事業群發行人／CEO／王力行

出版事業部總編輯／許耀雲

版權暨國際合作開發總監／張茂芸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 著作權顧問／魏啟翔律師

地址／台北市104松江路93巷1號

讀者服務專線／(02) 2662-0012 傳真／(02)2662-0007；(02)2662-0009

電子郵件信箱／cwpc@cwgv.com.tw

直接郵撥帳號／1326703-6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電腦排版、製版／立全電腦印前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廠／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裝訂廠／台興裝訂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

總經銷／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／(02)8990-2588

出版日期／2009年8月28日第一版

2009年10月30日第一版第4次印行

定價／350元

ISBN：978-986-216-402-0

書號：GB287



天下文化書坊 <http://www.bookzone.com.tw>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

※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，不代表本社立場

卷首語：逆行者的凝視

001

第一部 壓抑年代的追尋與幻滅

005

季季：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

025

我覺得能活到今天，還能繼續寫作，是因為我擁抱我的傷痕，不斷地在生命裡消化它，咀嚼它，讓它成為創作的養分。我想，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怨恨和痛苦；而且，對所有受過傷害的人，我的內心永遠有著很深的憐憫。

胡乃元：老爸爸的星空圖

041

讀史學家黃仁宇的書，我對於父親的遭遇，對於我們家的受害意識，比較會用更大歷史視野來理解，我必須這樣子，我沒辦法……像黃仁宇說的，歷史很無情。你要是跳到仇恨裡頭，凡事以受害者眼光看，永遠無法從仇恨的漩渦逃脫。

星雲大師：我聽不懂媽媽的話

053

我被當成台灣的外省人，故鄉人眼中的台灣人，不要這麼麻煩，我是地球人。地球不捨棄我，我住在地球。地球包容我、承認我，地球都承認我，我還怕你們不承認嗎？因此，不會計較。

孫越：想家，那就好好唱歌吧

065

當時我們這些來自各地的軍人，大概都帶著一種「將來怎樣，我們完全不知道」的心情到台灣來。……不是來安家落戶，感覺只是例行的軍事「移防」，只是這一次，移防的地方比較遠，要過個大海，剛好那個地方的名字叫做「台灣」。

黃文雄：四二四那天，我開了一槍

081

我的目的（刺蔣）其實非常、非常有限。……我只不過想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畫，希望能重新挑起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，藉此鬆動——那個「超穩定」的高壓統治，希望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。

第二部 裂變開始，融合初萌

095

陳若曦：政治運動是一種催眠術

111

人生到盡頭，會堅持他原來所堅持的，而原本所相信的，只會更相信，這是普遍的人性。我死後要埋葬在台灣樟樹之下，寫著：「這裡躺著一位說真話的人」。

蔣勳：台灣要把曖昧性擴大為豐富性

125

我常跑大陸，還看不出大陸有哪個點像台灣一樣，有這麼活潑的生命力。我覺得這是台灣給我的機會。大陸的學者在美學理論上下的功夫之深，很令人佩服。但他們太受制於單一文化體制，而台灣基本上是錯亂的，她最強的優勢是全世界都很難有的活潑。

林懷民：「從容」的下一步

139

不管政治或藝術，文化的累積必須不斷整理、詮釋、延伸、再創造，最後變成社會的集體認同。……台灣，是我唯一願意長住的地方。我所有的怨言其實都是遺憾。「遺憾」它的潛力沒有完成。

胡德夫：「美麗島」還沒唱完

153

我和李雙澤都是喜歡唱歌的孩子，拿一把吉他，穿牛仔褲，到處都可以唱。有一天，李雙澤提到，我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，自己族人的歌？那一剎那，「自己的歌」觸動了我的心，但什麼才是「自己的歌」？

紀政：你無法理解我的失落

169

二〇〇四年，在全國望穿秋水的期盼下，陳詩欣、朱木炎終於為我們拿下了金牌。在這光榮時刻，朱木炎繞場跑時，拿的卻是梅花旗，這是一種委屈。我是運動選手，沒有揹過國旗跑的人，是不會了解這種悲哀和失落的。

鄭崇華：一個流亡學生的綠能台灣之夢

183

現在年輕人少有實踐自己夢想的動力及慾望。過去我們的生活很有憂患意識，常常有種「不知道有沒有明天」的感覺。……如果當年我沒有機會來台灣經過這些淬練，我的人生或許不過是從一個鄉下小孩，長大了，再變成一個鄉下老頭。

第三部 新的再生、新的夢想

201

陳芳明：該是島內和解的時刻

213

坦然面對痛苦的記憶，是治療自己最好的方式。如今，我走出了流亡的悲情，對曾受過的苦難也不再傷痛，但我卻看到很多頑強的本土派人士，他們被拘在歷史悲情裡，永遠停留在二二八。

吳念真：如果孩子沒有笑容

231

如果我們大人把台灣搞亂了、搞砸了、搞毀了，小孩子沒有笑容，我們這一代拚死拚活「車拚」是為什麼？難道不是看孩子高興歡喜，有笑容，這一切努力才會動力嗎？

朱天心：那一個謙卑的小水罐

251

即使我們是那麼不同，你的記憶和我的記憶有衝突，你的榮光是他的屈辱，你的傷痛是他的美好。怎麼辦？換一個心情，把對方看做是你認識歷史不可少的拼圖，在各自堅持自己那族的歷史記憶之外，也應該去聆聽、看見對方的歷史記憶。

鈕承澤：「外省人」這三個字曾令我非常傷感

267

台灣是我的家鄉。我的朋友、我的貓，這裡充滿一切成長的東西，以及我的食物文化。但北京是我始終不能割捨的，是來自基因、來自血緣的一分連結。

顧玉玲：以善意的容器，包容對待異己外來者

281

大人物都有人前仆後繼地為他們寫歷史，而邊緣人是不會留下記錄的。但只有個人的「小歷史」才會顯示出我們不是「鐵板一塊」。這也是我要用書寫延展出很多細部的故事，來顛覆簡化的、族群化的刻板印象。

施振榮：品牌，是台灣的新競爭力

295

如果從「賺大錢」作為一個企業的開始，一定會有盲點，反而以一種使命感的角度，企業才能堅持下去。到今天，我還是從根本上認為「利他，是利己最有效的」方法，最有效的模式」。

後記

307

關於台灣的大事年表

309

卷首語

逆行者的凝視

二〇〇九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是國府遷台邁入整整一甲子的一年。這六十年，我們經歷了可以說是「翻天覆地」的變化。

六十年，有太多可以記述，也有太多可以遺忘，不管我們記憶或忘卻，歷史從來沒有離開我們，它充滿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、我們的行住坐臥之間，也活在我們不斷對歷史的解讀與詮釋之中。

義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（Benedetto Croce）說：「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。」過去的，其實沒有過去，這六十年來我們看到台灣由壓抑、逐漸裂變、轉型，徬徨於道途，追尋著出路。這個漫長的歷程，好像一條伏流，時而波濤洶湧，時而潛行地下；也好像一尾領我們盤旋而行的巨龍，我們有時瞥見了牠的鱗，有時撞上牠的利爪，有時在雲霧繚繞中看見牠閃現的五彩鱗片……。牠，碩大無朋，沒人能一眼看盡。

於是我們借用別人的眼睛，來試著拼縫這條時代巨龍的雪泥鴻爪。他們是季季、胡乃元、黃文雄、陳若曦、孫越、蔣勳、紀政、胡德夫、鄭崇華、星雲大師、林懷民、陳芳明、施振榮、朱天心、鈕承澤、顧玉玲、吳念真等十七位不同背景，想法和經歷各異，但都對台灣有思索、更有所作為的意見領袖。

他們經由訴說自己的故事，試著將歷史某個片段化隱為顯；把我們以為「斷裂的眼前」加以縫補；替我們撥開那些迷濛不清的時空。就像十七把歷史的「探照燈」，在深淺不一的焦距中，呈現我們在黑暗中可能錯失的風景。

書寫是遺忘的對位，時間是不斷流逝的，可是當時間被書寫了之後，印在紙上、書裡，就變成空間了，成為有形的東西留下來，足可供人攤展閱讀。

這好比我們搭上一列時間的火車，我們背朝前、臉朝後，火車愈往前，我們的視野收納得愈多。此情此景，容我引述哲學家華特·班雅明（W. Benjamin）著名的「歷史的天使」的描述：

他的臉朝向過去，凡是我們看起來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，對天使而言，卻只是一個

災難。這場災難堆疊著一層又一層的殘骸，猛力拋擲在天使腳前。

天使想停下來，喚醒死者，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，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，風暴猛烈地扣緊天使翅膀，令他動彈不得，以致再也無法將翅膀收攏。天使無法抵抗風暴，背對著被推向未來。天使面前的碎片高聳入天，我們稱那風暴為進步。

我們這本書呈現的人物，正像班雅明所說的「面向過去，被歷史風暴推向未來」的天使。他們努力用個人的biography介入那個大寫的HISTORY或是HERSTORY，台灣歷史或因而改變了一些方向，或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
經由他們的述說，這些看起來破碎的歷史殘骸、彰顯了其中整體的意義，回歸它在歷史長河中該有的位置，復原了人性的光澤；就像歷史的天使「想要停下來，喚醒死者，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」。

原來這本書，是一本關於「逆行者的凝視」。

因為勇敢凝視，這個世界對他們坦露得最多，他們回顧得愈多，我們愈發現在歷史的忠奸、善惡、黑白等等兩極之間，其實有很多灰階地帶，這也是對話可以產生的開

始。不同族群、階級的苦難雖無法稱斤論兩地比較，但置放在共通的人性面前，我們深信，同情的理解是可能的。

所以，台灣，請聽我說……

台灣從戒嚴到解嚴、一黨到多黨、壓抑到開放，這些逆行者在風暴淘洗中，走自己的路，亦像珍珠母貝那般，逐漸磨出一顆顆緊密內燦的信念，如是行、如是活，如是展露他們的精采。

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繆爾（John Muir）所說：「每棵樹都跳自己的舞、唱自己的歌。」台灣獨特的風土，滋養了這些本性、族裔、環境、養分各不相同的受訪者，就像不同的種子落在不同的土壤裡，慢慢長成姿態各異、形貌特殊的樹。

一陣風吹來，他們便唱著自己的歌，跳自己的舞。但對繆爾走進森林裡的人聽來，那不同枝葉交錯並列的樂音，便宛如一場森然的，群木低聲合唱。

第一部

壓抑年代的追尋與幻滅

民國三十八年前後，

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。

絕大多數這些人，

只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。

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的成長環境。

然而，在這下一代成長過程裡，

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。

這些少年，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，

往往以組織幫派，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。

楊德昌電影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的片頭語

一九四九年底，國共內戰局勢大變，國民黨政府遷都台北，「台、澎、金、馬」成為中華民國僅存的實際領土。

當時，國際間可說沒有一個國家看得起台灣，遷台不久的政府，外匯存底將近枯竭，瀕臨破產；美國也看衰台灣，國務院通知駐遠東地區相關外交人員，台灣陷落已是不可避免之事，應提早因應。

一九四九年底一場古寧頭大捷，暫時撐出兩岸對峙局面，讓原本下台的蔣介石，得以在一九五〇年三月「復行視事」，就任總統。此時台海局勢岌岌可危，眼看中共就要跨海打過來了，沒想到，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，國際情勢不變，美國迅速改變對台政策，將台灣編入東亞反共防線之中，並派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，維持了兩岸隔海分治的基本局勢。

一九五一年，美國開始對台經援，前後十五年，總金額達十四億八千萬美元，對台戰後復甦助益甚大。也就在美國的護翼之下，台灣成為太平洋西岸堅定的親美反共的右派政體。

外省爸爸與台灣多桑

二次戰後，國府接收台灣的四、五年間，約有二百萬人從大陸先後來台。尤其在一九四九年隨國府倉皇撤台的外省人，逃難似的擠滿在台灣這小小島嶼的碼頭、機場，骨肉離散，挨擠在陌生的日式房舍。

時日愈久，原本以為來台灣避難、不久就走的人，逐漸開始憂心得在這塊土地長久待下

去。生活在台灣，好比是在借來的時間、借來的空間裡，豢養著反共復國的美夢。

這種坐困圍城的心情，頗似《四郎探母》中的楊延輝，坐在番邦宮院自思自歎：「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；我好比淺水龍，被困沙灘；我好比彈打雁，失群飛散；我好比離山虎，落在平川！思老母不由兒肝腸痛斷；想老娘不由人珠淚不乾……」

老媒體人王健壯自小聽他父親哼唱無數遍：「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……」；隨軍隊初抵基隆的孫越，以為就是平常移防，只是這次移得比較遠，得搭船渡海，沒想到一待六十年。

外省人有離散的哀愁，台灣人也有無法吐露的鬱卒。

吳念真的礦工父親有一次帶著他走入深山野廟，面對眼前綿延的青山，忽然有感而發，用台語說了和四郎一模一樣的話：「我那像一隻鵬仔，飛進籠子裡底。」給年幼的吳念真極大震撼。

這當然不只是指他入贅吳家的個人歷程，而是一整個世代政治上的壓抑。吳念真父親有句名言：「阿伊鳴ㄟ喔，一眠睹到ㄅㄅㄅ。」籠中鳥何只一隻，五〇年初，國民政府嚴禁日語，一整代受日語教育長大的台灣多桑（日語，爸爸），不分閩、客、原住民，擔任公、教、寫作、媒體等職業的本省人，一時間都變成了邊緣族。

陳芳明的父親成長於日據時期，戰後為了養家，賣舊貨、擺麵攤、開碾米廠，最後開了一家小小的電氣商店。他像很多台灣多桑辛苦工作，但始終悶悶不樂。多年後，陳芳明慢慢發現，

「父親從商，語言對他竟是一大羈絆，甚至閱讀報紙也頗為吃力。參加公家機關的工程投標，總是為了自己破碎的北京話，而感到難以表達自己的想法。」

他父親一輩子都在為北京話奮鬥，但仍是殘缺不全。陳芳明兒時眼中的父親，白天裡要面對商場討生活的壓力，晚上回家，喝了酒，就沉浸在美空雲雀、小林旭、石原裕次郎的歌聲裡。熟悉的語言都生鏽了，失語之人，傾聽異鳥鳴嚀。

那壓在心裡的傷痕

原本，台灣人不是這麼憂鬱的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天，受日本統治五十年台的台灣，經歷大轟炸，熬到這時，終於脫離殖民身分了。

黃春明的阿公、阿嬤守在收音機旁，聽戰敗的日本天皇用斷續殘破的聲音「玉音放送」，當天皇說到：「我們無條件投降……」，他們高興地大聲說：「啊，假如這是真實的話，足萬幸嘍！足萬幸嘍！」而且一邊歡呼，還一邊掉淚。

光復當時才十歲的黃春明，隔了六十多年回憶那時情景，依舊眼睛發亮，聲音裡透著純真的歡欣之情：「剛光復時，國旗是勝利喜慶的代表。很多當時開理髮、裁縫店的福州人，把藏在家中箱子裡壓很久的國旗拿出來掛。那國旗被壓得太久了，縐紋很深、很難撫平。我們小孩子